續世說

續世説卷第十二

魯國孔平仲字毅甫

假譎

宋檀道濟代魏糧盡而還軍士有亡降魏者具告之魏人追之衆恟懼將潰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覆其上及旦魏軍見之謂資糧有

餘以降者爲妄而斬之

魏劉仁之外示長者內多矯詐其對賓客破牀敝席麄飯冷菜衣服敝惡乃過遇下善候當塗能爲詭激

唐文宗蕭太后福建人云有母弟一人文宗詔於故里求訪有戶部茶綱役夫蕭洪詐稱國舅十數年間兩授旌鉞事發賜死閩人蕭本又稱太后弟賜予巨萬官至金吾將軍事聞除名長流愛州泉州晉江縣令蕭宏又自稱太后弟按問僞妄配流儋州

李密初從楊元感元感敗逃避至淮陽隱姓名自稱劉智遠聚徒教授鬱鬱不得志爲五言詩曰金風蕩初節玉露彫晚林此夕窮途士鬱陶傷寸心野平葭葦合村荒藜藿深眺聽良多感徙倚獨沾襟沾襟何所爲悵然懷古意秦□猶未平漢道將何冀樊噲市井徒蕭何刀筆吏一朝時運來千古傳名謚寄言世上雄虛生眞可愧

蘇世長在陝州部內多犯法世長莫能禁乃責躬引咎自撻於都街五百疾其詭鞭之見血世長不勝痛大呼而走觀者咸以爲笑譏者方知

其詐

許敬宗掌知國史虛美隱惡爲子娶尉遲敬德孫女多得賂遺及爲敬德傳隱諸過咎太宗作威鳳賦賜長孫無忌敬宗改爲賜敬德焉

杜淹與韋嗣福爲莫逆之交相與謀曰上好嘉遁蘇威以幽人見徵擢居美職遂共入太白山揚言隱逸實欲邀求時譽隋文帝聞而惡之謫戍江表

范處訥武三思寮壻也爲太府卿中宗以穀貴召處訥問其故三思諷太史奏其夜攝提星入

太微至帝座此則王者與大臣私相接大臣能納忠故有所應中宗降詔褒述

崔日知見事敏速每朝廷有事轉禍爲福以取富貴常謂人曰吾一生行事皆臨時制變不必專守始謀每一念之不覺芒刺在於背也

陳少遊爲揚州觀察使李希烈陷汴州聲言欲襲江淮少遊懼乃送款於希烈曰濠壽舒廬尋令罷壘韜戈卷甲佇候指揮然人不知其送款也劉洽收汴州得希烈僞起居注某月日陳少遊上表歸順少遊聞之慙而卒

李抱眞晚節好長生之術有方士孫季長者爲
抱眞鍊金丹紿抱眞曰服之當升仙遂署爲賓
寮數謂參佐曰此丹秦皇漢武皆不能得惟我
遇之他日朝上清不復遇公輩矣復夢駕鶴冲
天寤而刻木鶴衣道士衣以習乘之凡服丹二
萬丸腹堅不食將死不知人者數日矣道士牛
洞元以猪肪穀漆下之殆盡病少間季長復曰
垂上仙何自棄也益服三千丸頃之卒
裴延齡每奏討除皆恣騁詭懟虛妄他人莫敢
言者延齡言之不疑亦人之所未嘗聞因討料

造神龍寺須長五丈松木延齡奏曰臣近於同州檢得一谷木數千條皆長八十尺上曰人言開元天寶中則近求覓長五六十尺木尚未易得須於嵐勝州采市如今何爲近處便有此木延齡奏曰臣聞賢材珍寶異物皆在處常有但遇聖君即出見今此木生關輔蓋爲聖君豈開元天寶合得有也又奏近於左藏庫檢閱乃於糞土之中收得十三萬兩銀其段疋雜貨又百萬有餘以充別庫羨餘太府卿韋少華抗疏以爲皆是正數物陸贄上書以爲延齡險猾售姦

詭譎求媚

柳泌爲憲宗合長生藥自云壽四百歲憲宗服藥多躁爲宦官所弑泌繫獄府吏防虞周密恐其隱化及解衣就誅一無變易但炙灼之瘢浹身而已

王鍔代杜佑鎮淮南善小數嘗有投匿名書者左右取以授鍔鍔内之鞾中鞾中先有他書矣鍔忽然探取焚之而匿名在也異日乃以他事連其所告者按驗之以譎衆人人以爲神明

劉君良累代義居尺布尺粟無私焉大業末天

下鐵鏈君良妻勸其分析乃竊取庭樹上烏鵲交置諸巢中令羣烏鬬競舉家怪之其妻曰方今天下大亂爭鬬之秋禽鳥尚不能相容況於人乎君良從之分別後月餘方知其計中夜攬妻髮大呼曰此即破家賊爾召諸昆弟哭以告之於是棄其妻與兄弟如初

高駢好神仙有方士呂用之引其黨張守一諸葛殷同蠱惑之殷始自鄱陽來用之先言於駢曰玉皇以公職事繁重輟左右尊神一人佐公明日殷謁見詭辯風生駢以爲神殷病風疽駢

有畜犬聞其腥臊多來近之駢怪之殷笑曰殷常於玉皇前見之别來數百年猶相識也有蕭勝者賂用之求鹽城監駢有難色用之曰用之非爲勝也近得上仙書云有寶劔在鹽城井中須一靈官取之以勝上仙左右之人欲使取劔爾駢乃許之勝至鹽城數月□一匕首以獻用之見稽首曰此北帝所佩得之則百里之内五兵不能犯駢乃飾以珠玉常置坐隅用之又刻青石爲奇字云玉皇授白雲先生高駢密令左右置道院香案駢得之驚喜用之曰玉皇以公

焚修功著將補眞官計鸞鶴不日當降此際用之謫限亦滿必得侍幢節同歸上清爾用之每對駢訶叱風雨仰揖空際云有神仙過雲表駢輒隨而拜之後用之爲楊行密所誅發其中堂得桐人書駢姓名桎梏而釘之

李褒鎭晉州表兄武恭好道而誕妄褒生日恭送一故皂襖子曰此李西平收復京師時所服也恭生日褒以一破幞頭遺之曰此洪崖先生初得道時幞頭也

朱全忠嘗與寮佐及遊客坐於大柳之下全忠

獨言曰此木宜爲車轂衆莫有應有游客數人起應曰宜爲車轂全忠敖然厲聲曰書生輩好順口玩人皆此類也車轂須用夾榆柳木豈可爲之顧左右曰更何待左右數十人捽言宜爲車轂者悉撲殺之

朱梁雷滿鎭澧朗於府中濬一深潭構一大亭於其上每鄰道使車經由必召燕於中且言此水府也中有蛟龍奇怪萬態惟□能游焉或酒酣對客即取筵中寶器亂擲於潭中因自褫其衣裸露其身文遽躍入水徧取所擲寶器戲玩

於水面久之方出復整衣冠就坐其詭誕如此

後唐莊宗與梁相抗劉鄩軍於宗城初鄩在洹水數日不出寂無人聲莊宗遣騎覘之無斥候者城中亦無煙火但有烏止壘上時見旗幟循環往來莊宗曰我聞劉鄩用兵一日百變必以詭計誤我使視城中乃縛旗於芻偶之上使驢負之循環而行而鄩去二日矣

慕容彥超漢隱帝時鎮鄆州嘗召富僧數輩就食日晏不進饌大餒而回如是者累日他日復召之食遣庖人致蠅蟲於饌中諸僧立嘔彥超

使人驗之則皆已肉食矣大責其賂乃釋之

邪諂

梁武帝時朱雀門災帝曰此門制狹我欲改造遂遭天火羣臣相顧未對何敬容曰所謂先天而天弗違

永元中任昉紆意於梅蟲兒東昏中旨用爲中書郎昉謝尚書令王亮亮曰卿宜謝梅那忽謝我昉慙而退

北齊和士開用事人多附之有一人名曾參士開病醫者云須服黃龍湯士開有難色參曰此

物甚易王不須疑惑請先嘗之一舉而盡士開深感其意爲之強服遂得汗病愈
隋郭衍能揣煬帝意阿諛順旨帝每謂人曰唯有郭衍心與朕同又常勸帝取樂五日一視事無効高祖空自劬勞帝從之益稱其孝順
隋太史令李充言隋興以後日景漸長太平曰行上道文帝曰景長之慶天之祐也改元仁壽百工役作並加程課以日長也丁匠苦之
唐侯君集馬病蚛顙行軍總管趙元楷親以指沾其膿而齅之御史劾奏其諂左遷括州刺史

有薦山人范知濬文學幷獻其所爲文宋璟判曰觀其良宰論頗涉佞諛山人宜極言讜議豈宜偷合茍容抑而不奏

中宗朝韋后亂政右驍衛將軍□葉志忠上表曰昔高祖未受命時天下歌桃李子太宗未受命時天下歌秦王破陣樂高宗未受命時天下歌武媚娘伏惟歌桃堂堂天后未受命時天下歌武媚娘伏惟皇帝未受命時天下歌英王石州皇后未受命時天下歌桑條韋也謹進桑條歌十二篇宗楚客又諷補闕趙延禧表陳符命解桑以爲十八

代之符
張易之兄弟嬖幸武三思武懿等宗楚客宗晉卿候其門庭爭執鞭轡呼易之爲五郎昌宗爲六郎
裴乹祐先爲御史大夫出爲外郡刺史雖強直有器幹而昵於小人既與外郡與令史結友書疏往反令伺朝廷事俄爲友生所發坐流愛州
長壽中明堂災則天欲避正殿宰相姚璹言成周宣謝卜代愈隆漢武建章盛德彌永彌勒下生經云當彌勒成佛之時七寶臺須臾散壞覩

此無常之相遂成正覺之因則天依璹奏遂不
避正殿

姚璹在桂州時則天雅好符瑞璹訪嶺南諸山
川草木名號有武字者皆以爲上符國姓列奏
其事則天大悅召爲天官侍郎

楊再思知政十餘年未嘗有所薦達爲人巧佞
邪媚能得人主微旨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
意所欲因而譽之左補闕戴令言作兩脚狐賦
譏之時張易之兄弟請公卿大臣宴集或戲曰
楊內史面似高麗再思欣然翦紙自帖於巾却

披紫袍爲高麗舞縈頭舒手舉動合節滿坐喧
笑易之弟昌宗以姿貌有辟陽之寵再思又諛
之曰人言六郎面似蓮花再思言蓮花似六郎
非六郎似蓮花也其傾側如此
韋巨源爲宰相韋后云衣箱中裙上有五色雲
起久而方歇巨源以爲非常佳瑞請布告天下
許之中宗又令畫工圖其狀以示百寮大赦天
下巨源贊成妖妄是歲星隧如雷野雞皆雊咎
徵若此不聞巨源有言蓋與后通屬籍固祿位
爾

張嘉貞被召則天垂簾見之嘉貞曰以臣草萊得入謁九重是千載一遇也咫尺之間如隔雲霧竟不覩日月恐君臣之道有所未盡則天遽卷簾見之與語大悦擢拜監察御史又嘗奏元宗曰今志力方壯是効命之秋更三數年即衰老無能爲也惟陛下早垂任使死且不憚

來俊臣羅告裴宣禮七族反武后溥其罪殿中侍御史霍獻可宣禮之甥也言於太后曰陛下不殺裴宣禮臣請殞命於前以頭觸殿階血流沾地以示爲人臣不私其親太后不聽獻可常

以綠帛畏其傷微露之於幞頭下龔太后見之以爲忠

武后時朱前疑上書云臣夢陛下壽滿八百即拜拾遺又言夢陛下髮白再黑齒落再生遷駕部郎中出使還上書云聞嵩高呼萬歲賜以緋魚袋時未五品於綠衫上佩之

韋堅廣運潭成陝縣尉崔成甫作得寳歌詞自衣缺胯綠衫錦半臂偏袒膊紅羅抹額於第一舩作號頭唱之婦人百餘人和之

陳少遊除桂州畏遠官覬近郡時中官董秀用

事少遊乃宿於其里候其下直際晚謁之從容曰七郎家中幾口月費幾何秀曰久忝近職然家累甚重又屬時物騰貴月費僅千餘緡少遊曰據此費用俸錢不足須求外人方可取濟少遊雖不才請以一身獨供七郎之費每歲請獻錢五萬貫今先輸大半餘到官續送免貴人勞慮不亦可乎秀忻然踰望厚相結納少遊言訖泣曰南方炎瘴深愴違辭恐不生還再覩顏色秀遽曰中丞美才不當遠去請從容旬日冀竭蹇分時少遊又已納財於元載子仲武矣秀爲

之內載為之外數日改拜宣州觀察使後移越州又徙揚州十餘年間三總大藩皆天下殷厚處也徵求貿易且無虛日歛積財寶累巨億萬初結元載每歲饋金帛約十萬貫又納賄於用事中官駱奉仙劉清潭吳承倩等由是美聲達於禁中累加官至同平章事

韓滉判度支秋霖彌月壞人廬舍鹽池為潦水所入其味多苦滉慮鹽戶乞減稅乃詐奏雨不壞池池生瑞鹽上疑之遣諫議大夫蔣鎮馳驛驗之鎮與滉仍同上表賀請宣副史館置神祠

錫嘉號

齊映爲江西觀察使自以須爲輔相無大過而罷冀復進用乃倍斂貢奉及大爲金銀器以希旨先是銀瓶高者五尺餘李兼在江西進六尺者至是映因德宗誕日端五爲瓶高八尺者以獻

嚴綬爲左僕射司空嘗預百寮廊下食上令中使馬江朝賜櫻桃綬爲兩班之首舊識江朝敘語次不覺屈膝而拜江朝荅拜御史大夫高郢亦從而拜爲御史所劾綬出鎮荆南江朝降一官

李逢吉與翰林學士李紳不協逐之嶺外知制

詰龎嚴蔣防坐紳黨左遷于敖封還詔書時人皆以敖素與嚴善訴其非罪曰于給事犯宰相之怒伸龎蔣之屈不亦仁乎及駁奏出乃是論龎嚴貶黜太輕中外無不大噱

王彥威以戶部侍郎判度支既掌利權心希大用時内官仇士良魚宏志禁中用事先是左右神策軍多以所賜衣物於度支中估判使曲從厚給其價開成初有詔禁止然趨利者猶希意從其請託至是彥威大結恩私凡内官請託無不如意物議鄙之

中書主簿滑渙與內官典樞密劉光琦相通宰相議事與光琦異同者令渙達意未嘗不遂所欲宰相杜佑鄭絪皆姑息之佑呼爲滑八

孟簡佞佛鎭襄陽以腹心吏陸翰如上都進奏委以關通中貴翰持簡陰事漸不可制簡怒追至州以土囊殺之以滅口翰子弟詣闕訴寃且告簡贓狀御史臺按驗獲簡賂吐突承璀錢帛共計七千餘貫匹再貶簡吉州司馬

崔元略戶部侍郎出於宣授時諫官有疏指言內侍崔潭峻方有權寵元略以諸父事之元略

上章自辯上詔答云朕所命官奚恤人言然終不能逃父事內官之名

竇懷貞爲御史大夫時韋后安樂公主亂政懷貞諂順妻曲改名以避后父之諱娶韋后乳母王氏爲妻自稱皇后阿奢時人或以爲國奢懷貞處之不怍宦官用權懷貞尤所畏敬見無鬚者或誤接之又附會太平公主爲左僕射時人語曰竇僕射前爲韋氏國奢後作公主邑丞言懷貞伏事公主同於邑官也奢唐韻音遮吳人呼父也

高力士作寶壽寺鐘成力士□慶之舉朝畢至

凡擊鐘者一擊百千有規其口者擊至二十杵
少尚十杵
金吾大將軍程百獻與力士約爲兄弟力士母
麥氏卒百獻被髮受弔擗踊哭泣過於己親
李輔國權盛宰相李揆山東甲族位居台輔見
輔國執子弟之禮謂之五父
郭霸爲右臺御史初召見於則天前自陳忠鯁
云往年征徐敬業臣願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
食其髓則天悅故時人號爲四其御史御史大
夫魏元忠卧疾諸御史盡往省之霸獨居後請

示便液曰大夫糞味甘或不瘳今味苦當即愈

矣元忠剛直殊惡之以其事露於朝士

則天不豫令閻朝隱往少室山祈禱朝隱乃曲

申悦媚以身爲犧牲請代上所苦

敬宗時裴度自興元入覲旣至李逢吉不欲度

復入中書京兆尹劉棲楚逢吉黨也棲楚等十

餘人口肩排度而朝士持兩端者日擁度門一

日度留飲酒棲楚矯求度之歡曲躬附度耳而

語崔咸疾其諂僞舉觴罰度曰丞相不當許所

屬官囁嚅耳語度笑而飲之棲楚不自安趨出

坐客皆快之

中宗宴近臣國子祭酒祝欽明自請作八風舞搖頭轉目備諸醜態上笑欽明素以儒學著名吏部郎中盧藏用私謂諸學士曰祝公五經掃地盡矣

中宗時司農卿趙履温傾家資以奉安樂公主為之起第舍築臺穿池無休已掀紫衫于項挽公主犢車公主與韋后作亂被殺履温馳詣安福樓下舞蹈稱萬歲聲未絕相王命斬之

後唐郭崇韜父名宏亘盧革諂奉之上言請依

六典改宏文館爲崇文館

後唐蘇循莊宗將即位張承業意未欲莊宗遽稱尊號人亦無敢贊成者循自河中來入衙城見府廨即拜謂之拜殿見莊宗即呼萬歲舞抃泣而稱臣翌日又獻大筆三十管謂之畫日筆莊宗大悅承業深惡之

後唐梁翹爲給事中因轉對上言以星辰合度風雨應時請御前香一合帝親爇一炷餘令於塔廟中焚之□□□□

何澤爲吏部郎中史館修撰嘗因起居退獨自

遲留以笏扣頭北望而呼曰明主明主明主明宗知
其佞亦不責之

譏險

梁徐摛武帝問以五經大義歷代史百家雜書
末論釋教摛商較縱横應荅如響帝加稱異寵
遇日隆朱异不悦謂所親曰徐叟出入兩宮漸
來見逼我須早爲之所遂乘間白帝曰摛年老
又愛泉石意在一郡帝謂摛欲之乃召摛曰新
安大好山水任昉等並經爲之卿爲我臨此郡
遂出爲新安太守

隋諸葛潁煬帝所親倖出入卧內帝每賜之曲宴輒與皇后嬪御連席共榻潁因間隙多所譖毀時人謂之冶葛

唐高祖校獵城外太子建成秦王世民齊王元吉皆從上命三子馳射角勝建成有北馬肥壯而善蹶以授世民曰此馬甚駿能超數丈澗弟善騎試乘之世民乘以逐鹿馬蹶世民躍立於數步之外馬起復乘之如是者三顧謂宇文士及曰彼欲以此見殺死生有命庸何傷乎建成因令妃嬪譖之於上曰秦王自言我有天命方

爲天下主豈有浪死上大怒責世民曰天子自有天命非智力可求汝求之一何急邪世民免冠頓首乞下法司案驗上怒不解

唐宗室吳國公孝逸有破徐敬業之功時望益重武承嗣深忌之使人誣告孝逸自云逐走兎者常在月中月旣近天合有天分則天以孝逸常有功減死配徙儋州尋卒

蕭瑀薦封倫於高祖高祖以爲中書令太宗嗣位瑀爲左僕射倫爲右僕射倫素險詖與瑀商量可奏者至太宗前盡變易之

許敬宗旣助立武后遂謀陷長孫無忌遣人上封事稱無忌謀反帝令敬宗鞫之敬宗云無忌與先朝謀取天下衆人服其智作宰相三十年百姓畏其威攘袂一呼嘯命同惡必爲宗廟深憂又引漢文帝薄昭事帝竟不親問惟聽敬宗讒構之說遂流黔州敬宗又遣大理正袁公瑜就黔州重鞫無忌反狀公瑜逼無忌令自縊

李靖破突厥擒頡利温彥博害其功奏靖軍無綱紀致令虜中奇寶散於亂兵之手太宗大加責讓未幾太宗謂靖曰前有人讒公令朕意已

悟公勿以爲懷

太宗自遼東還發定州在道不康左庶子兼民部尚書劉洎與中書令馬周入謁洎周出褚遂良傳問起居洎泣曰聖體患癰極可憂惶遂良誣奏曰洎云國家之事不足慮正當傅少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異意者誅之太宗疾愈詰問其事洎以實對又引馬周以自明周對與洎同遂良又執證不已乃賜洎自盡

李義府狀貌溫恭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褊忌陰賊既處權要欲人附己微忤意者必加傾陷

故時人言義府笑中有刀又以其柔而害物謂之李猫高宗知其罪從容戒之義府勃然變色腮頸俱起徐曰誰向陛下道此上曰但我言如是何須問我所從得耶義府殊不引咎緩步而去

李林甫爲相好陷人世謂林甫口有蜜腹有劔以其陽與人善啗以甘言而陰擠之也與李適之爭權不協適之性疎林甫陰中之林甫嘗謂適之曰華山有金礦采之可以富國上未之知適之心善其言他日從容奏之元宗大悅顧問

林甫林甫對曰臣知之久矣然華山陛下本命王氣所在不可穿掘臣故不敢上言帝以爲愛己薄適之言疎之適之懼求爲散職由此罷相竟貶宜春太守又脅殺之

嚴挺之爲絳郡太守元宗欲進用之李林甫忌嫉召挺之弟損之至門叙故舊云當以子爲員外郎又云聖人侍賢兄極深須作一計入京既見當有大用令損之取絳郡一狀云有少風氣乞入京師就醫林甫持狀奏云挺之年高近患風氣且授與一閑官元宗歎咤久之林甫奏授

員外詹事便令東京養疾

李林甫忌楊慎矜受元宗恩遇誣以慎矜是隋家子孫欲復隋室慎矜慎餘慎名俱賜死令御史盧鉉收拷太府少卿張瑄使誣證慎矜之罪瑄不肯荅絆其足以木按其足間撇其枷柄向前挽其身長校數尺腰細欲絶眼鼻皆血出謂之驢駒跋蹶瑄竟不荅杖六十長流臨封郡瑄被杖而死

王珙與楊慎矜親且情厚慎矜頗汲引之及貴盛爭權珙附李林甫構成慎矜之罪闔門誅滅

既而王珙亦赤族史云豈天道歟

朱泚之亂德宗卒廹行幸後數日崔寧來上喜甚寧私謂所親曰聖人聰明爽邁從善如轉規但爲盧杞所惑以至於此潸然出涕或以告杞杞謀陷之誣告寧爲泚内應俯伏獻欷上信之使中人引寧於幕後二力士縊殺之中外以爲冤

盧杞忌張鎰名重道直無以陷之以方用兵西邊僞自請行上固以爲不可乃薦鎰爲隴右節度使鎰竟爲亂兵所殺

盧杞字子良貌陋而色如藍人皆鬼視之初爲御史中丞尚父子儀病百官造問皆不屏姬侍聞杞至悉令屏去獨隱几以待之杞去家人問其故子儀曰杞貌陋而心險左右見之必笑此人得權則吾族無類矣杞居相位忌能妬賢迎吠陰害小不附者必致之於死楊炎崔寧顏眞卿皆杞所殺也又激怒李懷光使與朱泚連衡袁高奏其惡云將校願食其肉卿士嫉之若讎李逢吉惡李紳張又新李續之劉棲楚爲之鷹犬同旗紳貶瑞州司馬朝臣表賀又至中書賀

宰相及門門者止之云張補闕在相公齋內俄而又新揮汗而出旅揖羣官曰端溪之事又新不敢多讓人皆辟易憚之與續之等時號八關十六子

姚南仲爲鄭滑節度使監軍薛盈珍譖毀之德宗頗疑貞元十六年盈珍遣小使程務盈馳驛奉表誣奏南仲陰事南仲裨將曹文給亦入奏事京師伺知盈珍表中語文給私懷憤怒遂晨夜兼程追務盈至長樂驛及之與同舍宿中夜殺務盈泥盈珍表於廁中乃自殺日旰驛吏闢

門見血流塗地旁得文給二縑一告於南仲一表理南仲之冤且陳首殺務盈事上聞其事頗駭異之南仲處其釁深遂乞入朝德宗曰盈珍擾軍政耶南仲對曰盈珍不擾軍政臣自隳陛下法爾如盈珍輩所在有之雖羊杜復生必不能成豈弟父母之政師律善陳之制矣上默然久之

李逢吉字虛舟天與姦回妬賢傷善結朝臣之不逞者造作謗言百端中傷裴度賴李紳韋處厚救解逢吉結王守澄守澄言於敬宗誣紳曾

請立深王爲太子乃貶紳端州司馬朝士代逢吉鳴吠者張又新李續之張權輿劉棲楚李虞程昔範姜給李仲言時號八關十六子又新等八人居要劇而胥附者又八人敬宗知裴度之賢因中使往興元即令問訊度亦自請入覲逢吉之黨坐不安席如矢攢身張權輿尤出死力遂撰謠言云非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言度有天分上疏以度名應圖讖宅據乾綱不召自來其心可見而韋處厚又解析於上前竟不能沮度自漢中來復知政事逢吉出鎮襄

陽

唐次無故貶斥久滯蠻荒孤心抑鬱乃采自古

忠賢遭罹放逐雖至殺身而君猶不悟著書三

篇謂之辨謗略上之德宗省之猶怒謂左右曰

唐次乃方吾古之昏主憲宗即位召還累官至

中書舍人憲宗因閱書禁中得次所上三篇善

之謂學士沈傳師曰唐次所上辨謗書人君宜

時觀覽朕疑編録未盡命傳師廣爲十卷號元

和辨謗略其序曰聖慮先辨謗何由興

武后禁屠殺右拾遺張德生男三日私殺羊會

同僚補闕杜肅懷一餤上表告之明日太后對□謂德曰聞卿生男甚喜德拜謝太后曰何從得肉德叩頭服罪太后曰朕禁屠宰吉凶不預然卿□自今召客亦須擇人出肅表示之肅大慙舉朝欲唾其面

盧杞惡顏眞卿欲出之於外眞卿謂杞曰先中丞奕也傳首至平原眞卿以舌舐面血今相公忍不相容乎杞矍然起拜心甚怒之李希烈叛德宗問計於杞杞曰誠得重臣爲陳逆順希烈必革心悔過可不勞軍旅而服顏眞卿三朝舊臣

忠直剛決名重海內人所信服眞其人也上以爲然命眞卿詣許州宣慰詔下舉朝失色李勉表言失一元老爲朝廷羞眞卿竟爲希烈所殺

宣宗令白敏中爲萬壽公主選佳壻敏中薦鄭顥時顥已婚盧氏行至鄭州堂帖追還顥甚銜之由是數毀敏中於上敏中自相府除邠寧節度使將赴鎮言於上曰鄭顥不樂尚主怨臣深入骨髓臣在政府無如臣何今臣出外顥必中傷臣死無日矣上曰朕知之久矣卿何言之晚也命左右於禁中取小□函以授敏中曰此皆

鄭郎譖卿之書也朕若信之豈任卿以至今日
敏中置口函於佛前焚香事之
朱梁李振唐自昭宗遷都之後王室微弱朝廷
班行備員而已振皆頤指氣使旁若無人朋附
者非次奬升私惡者數日沉棄每自汴入洛朝
中必有貶竄故唐朝士人目爲鴟梟耳
閩王王延鈞好鬼神巫盛韜有寵薛文傑惡樞
密使吳昂昂有疾文傑省之曰主上以公久疾
欲罷公近密僕言公但小若頭痛爾將愈矣主
上或遣使來問慎勿以他疾對也昂許諾明日

文傑使韜言於閩主以告文傑曰未可信也遣使問之果以頭痛對即收下獄遣文傑及獄吏雜治之昂自誣服并妻子誅之

五代漢時陶穀先爲李崧所引用穀從而譖之崧爲蘇逢吉所殺他日秘書郎李昉詣穀穀曰君於李侍中遠近昉曰族叔父穀曰李氏之禍穀有力焉昉聞之汗出

姦佞

宋鄭鮮之事宋武帝帝時或談論人皆依違不敢難鮮之難必切至未嘗寬假與帝言要須帝

理屈然後置之帝有時慙恧變色亦感其輸情時人謂之格佞

魏琅邪公主名玉儀北齊文襄遇諸塗悅而納之遂被殊寵泰魏帝封焉文襄謂崔季舒曰爾由來爲我求色不如我自得一絕異者崔暹必當諫我亦有以待之及暹咨事文襄不復假以顔色居三日暹懷刺墜之於前文襄問何用暹竦然曰未得通公主文襄大悅把暹臂入見焉季舒語人曰崔暹常忿吾佞在大將軍前每言叔父合殺及其自作體佞乃佞過於吾

北齊趙長仁參預朝政鄜孝裕陸仁惠盧元亮厚相結託屏人和語停廢公事人號爲三佞

北齊和士開說武成云自古帝王盡爲灰土堯舜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恣意作樂縱橫行之即是一日快活敵千年國事分付大臣何患不辦無爲自勤約也帝大悅三四日一坐朝書數字而已略無言須臾罷入

李軌遣鄧曉使於唐聞軌被執舞蹈稱慶高祖數之曰汝委質於人爲使來此聞軌淪陷曾無戚容苟悅朕情妄爲慶躍既不能留心於李軌

何能盡節於朕乎竟廢而不齒
封倫素從太宗征討特蒙顧遇以建成元吉之
故數進忠欵太宗以爲至誠倫又潛持兩端陰
附建成高祖將謀廢立倫故諫而止後數年太
宗方知其事治書侍御史唐劉追劾之改諡謬
黜贈官削實封
崔湜神龍初桓彥範敬暉知國政懼武三思讒
間引湜爲耳目使伺其動靜俄而中宗疎忌功
臣於三思寵漸厚湜反以桓敬等計議潛告三
思桓敬等徙嶺外湜又說三思宜盡殺之三思

問誰可使者湜表凡周利貞先爲桓敬所惡而
紲湜乃舉充此行桓敬等聞利貞至多自殺
蘇味道爲宰相云處事不欲決斷明白若有錯
誤必貽咎譴但摸稜持兩端可矣時人號爲蘇
摸稜
盧藏用初隱居時往來少室終南二山時人稱
爲隨駕處士及登朝趦趄詭佞專傒權貴奢靡
淫縱獲譏於世
李林甫面柔而有狡計能伺候人主意故驟歷
清列爲時委任中官妃家皆厚結託伺上動靜

皆預知之故出言進奏動必稱旨而猜忌陰中人不見於詞色朝廷受主恩顧不由其門則構成其罪與之善者雖廝養下士盡至寵榮元宗欲罪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張九齡曰陛下有三箇成人兒不可得柰何忍欲廢之臣不敢奉詔元宗不悅林甫惘然而退初無一言旣而謂中貴人曰家事何須謀及於人元宗欲加牛仙客實封兼以爲尚書九齡執不可林甫密告仙客仙客泣訴帝後變色謂九齡曰事總由卿九齡頓首謝帝曰卿以仙客無門籍耶卿有何門

闕九齡對曰臣荒徼微賤仙客中華之士然陛
下擢臣踐臺閣掌綸誥仙客本河湟一使兩目
不識字若大用之恐非所宜林甫又退而言曰
但有才識何必詞學天子用人有何不可元宗
竟相仙客逐九齡林甫代九齡為中書令
元載附李輔國已得宰相輔國死又結內侍董
秀多與之金帛令探密旨上有所欲載必知之
承意會合上益信任後敗賜死毀載父母及祖
墳斲棺棄柩焚家廟木主
李道古便佞巧宦早升朝籍常以酒肴綦博游

公卿門角賭之際僞爲不勝而厚償之故得一時虛名而嗜利者悉與之狎

德宗崩順宗寢疾深居簾帷閹官李忠言美人牛昭容侍左右王叔文因王伾伾因李忠言忠言因牛昭容轉相結構事下翰林王叔文定可否宣於中書擢吏部郎中韋執誼爲宰相俾執誼承奏於外以韓泰柳宗元劉禹錫陳諫凌準韓煜唱和曰管曰葛曰伊周凡其黨儕然自得謂天下無人

熊望性儉薄大言詭意務進不已時京兆尹劉

樓楚以不次驟居清貴廣樹朋黨門庭無晝夜
塡委不息望出入樓楚之門有同窟底陰計密
畫人無知者文宗即位貶漳州司戶
元稹爲江陵府士曹爲監軍崔潭峻所厚長慶
初潭峻歸朝出稹連昌宮詞等百餘首奏御穆
宗大悅問稹安在對曰今爲南宮散郎即日轉
祠部郎中知制誥朝廷以口命不由相府甚鄙
之無何爲翰林承旨學士中人以潭峻之故爭
與稹交樞密魏宏簡尤與稹相善穆宗愈深嘉
重河東節度使裴口上疏言稹與宏簡爲刎頸

之交謀亂朝政言甚激切長慶二年稹拜相詔下朝野嗤笑

鄭注本姓魚人目之爲水族以藥術游長安權豪之家李愬鎭襄陽得其藥力移鎭徐州以注參決軍政注詭辯陰狡善探人意然專作威福軍府患之監軍王守澄以軍情白愬愬曰彼實奇才也將軍試與之語或不如旨去之未爲晚也愬令謁守澄守澄初有難色及與語機辯縱横盡中其意遂恨相見之晚守澄入知樞密注大用事御史李欵奏彈注内通敕使外連朝

士請付法司旬日之間章數十上守澄匿於右軍左軍中尉韋元素等皆惡注左軍將李宏楚說元素曰鄭注姦猾無雙卵殼不除使成羽翼必為國患今因御史所劾匿軍中宏楚請以中尉意注偽有疾召使治之因而擒之元素以為然召之注至蠖屈鼠伏佞詞泉湧元素不覺執手欵曲諦聽之忘倦厚遺金帛而遣之太和八年守澄引注見文宗於浴堂門□錦綵是夕彗星出東方長三尺光芒甚緊

崔允召朱全忠自助全忠自岐下還河中允謂

於渭橋捧卮上壽持板爲全忠唱歌詞贊其功業史以爲自古與盜合從覆亡宗社未有如允之甚也

江南李璟取湖南遂謂諸國指麾可定魏岑侍宴言臣少游元城樂其土風俟陛下定中原乞魏博節度使唐主許之岑趨下拜謝其主驕臣佞如此

蜀右補闕章九齡見蜀主言政不治由奸佞在朝蜀主問奸佞爲誰九齡指李昊王昭遠以對蜀主以詆毀大臣貶九齡維州録事參軍

續世說卷第十二